◎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期刊篇⑦

文学期刊是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

——《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徐晨亮访谈

何　平

让读者与文本重建关联

何　平：你为什么选择离开《小说月报》到《中华文学选刊》工作？

徐晨亮：2018年3月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之前，曾在《小说月报》杂志工作过10年。这两本杂志都是专业文艺出版社办的选刊，有很多相似之处。差别主要在于，《小说月报》创办近40年，早已形成明确定位，身在其中，连续10年月复一月地选稿发刊，难免有职业性的倦怠和磨损，也会让人对自己的审美判断产生怀疑：读者究竟是认可编辑的眼光，还是出于对杂志既有品牌的信任？而《中华文学选刊》1993年创刊时，已有多家为读者所认可的选刊，20多年来它又一直没有形成特别稳定、鲜明的特色，故而在业界与读者中的影响力无法与《小说月报》相比。但作为一本综合性文学选刊，它所提供的空间和可能性是极为丰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也一直期望将《中华文学选刊》与《当代》等刊打造成品牌文学期刊方阵，集聚作者资源、展现专业实力的平台。我选择接受这个挑战，把它当成一次职业生涯的重新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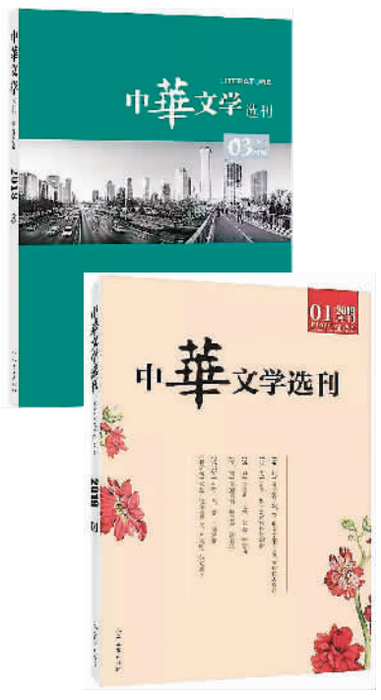
何　平：你觉得文学选刊和原创文学期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徐晨亮：从国内文学期刊总体格局来看，绝大多数作协文联系统主办的文学期刊和社办刊，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依赖市场发行生存，主要立足于业内标准，如选载率与各类奖项，建立自身的评价尺度；而选刊则不能完全将视野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必须要在业内与普通读者之间扮演桥梁。除了关注创作潮流，也需要研究社会上的阅读行为与阅读场景的变化。作家可以只为了理想读者写作，但文学选刊则要设法吸引非理想读者，帮助他们进阶为理想读者，这样才能重建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外部世界的鲜活关联，以及更为健康的整体文学生态。

何　平：在《小说月报》期间，你是感觉到读者构成和阅读趣味的变化，才开设“开放叙事”吗？

徐晨亮：大约在2010年前后，《小说月报》发行量从高点回落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积累的老读者由于精力下降而自然流失，而年轻一代读者又未能及时补充，所以当时的主编指示我多关注年轻作家，并尝试利用互联网增加传播途径，吸引年轻人的关注。2014年接任执行主编后，我把之前几年的实践总结为“内核稳固，边界开放”：内核稳固，方不至随波逐流，边界开放，所以能不拘一格，向充满可能性的外部开放。2015年开设“开放叙事”栏目，推介过各类跨界性、探索性的文本，还做过科幻文学、网络文学、“90后”、新海外作家等一系列专题。但落脚点仍是发现读者与文本重新建立关联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文学期刊不能把自己变为“期刊文学”的自留地，很多“期刊文学”圈子之外的作者，其写作往往更切近文学的本源；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小说这一文体自身的限制，以及目前仍以小说为中心的文类秩序内部存在的问题。

徐晨亮



“撷英采华”的选刊定位

何　平：我发现从2018年开始，《中华文学选刊》开始打破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三个文体大类，在栏目上做了一些更细的划分。

徐晨亮：在1993年《中华文学选刊》创刊号上，有冯牧先生一段寄语：“求真求深，宜精宜新，曲高和众，异彩纷呈。”其实后来者探索的方向都已浓缩其中，具体要做的只是充分研究目前的文学创作格局和读者阅读取向，让这本刊物达到应有的格局和高度。《中华文学选刊》曾有很长时间维持一部长篇、两部中篇、三部短篇加上名家散文、诗歌的格局。2017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选刊编辑部与《当代》编辑部合并，为了避免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重复，重新调整了《中华文学选刊》的栏目，取消长篇，设置了“主编阅读”“实力阅读”“作家记事”以及推介新锐作者的“锐阅读”、关注科幻等类型文学的“潮阅读”、选载海外华语文学的“八方阅读”等栏目。这样的栏目划分背后代表了一种打破传统文类划分，更具全局性与前瞻性的“大文学”理念。就任执行主编后，我又与社领导及编辑团队反复讨论，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跨越文体、类型、媒介、代际、地域的综合性文学选刊，从生长中的现场发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这一新定位。

何　平：选择“跨界”“越境”的办刊思路，你是否认为这是当下写作的新趋势，这样做是一种顺势而为？

徐晨亮：确实是顺势而为，不但是顺应当下写作的新趋势，也是顺应文学传播和阅读的趋势。“跨界”的前提，恰恰是承认界线的存在。目前的整体文学生态中，传统文学期刊与广义的文学出版、大众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正逐渐显露出种种判断标准的分歧。有人做过统计，近几年文学期刊主导的文学排行榜与各类媒体榜单、畅销书榜单上重合的作者很少，可以说是“多种关于当下文学的想象并存”。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同仁在努力打破不同“生态圈”彼此隔绝的态势，尝试写作与传播形态上的跨界融合。作为综合性文学刊物，《中华文学选刊》自然要与之呼应。一年多来，除了文学期刊上的新人新作，“花城关注”、《十月》杂志“思想者说”等具有前瞻性的栏目，我们也选载过《读书》《读库》《单读》等文化类出版物和豆瓣阅读、网易人间、微信自媒体上的作品，关注过《鲤》杂志举办的“匿名作家计划”，推介过黄锦树、袁哲生等海外华语作家的创作，甚至还邀请作者将学术期刊上的长篇论文压缩为适宜文学刊物的版本。此外，朱伟《重读八十年代》、西川《唐诗的读法》、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张定浩《取瑟而歌》等新书上的内容，也丰富了选刊的主题。2018年末，我为《中华文学选刊》拟定了一个新的英文译名：“Florilegium：Chinese Literature Today”，Florilegium一词兼有文摘与群芳谱之义，用以涵盖选刊“撷英采华”的定位最为恰当。而这也与“生长中的现场”这个提法相关，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个充分具有“生物多样性”的花园，不同文体、类型、媒介的作品，不同代际、地域的作者，如品类各异的植物，既争奇斗艳，又彼此滋养。

体现多样性与丰沛活力

何　平：2019年新刊完全保留的栏目只剩下了“实力”和“读大家”，其他的栏目做了归并或重新命名，增加了“聚焦”和“艺见”。你觉得现在的设计多大程度兑现了你的预想？

徐晨亮：“聚焦”类似新闻类杂志的封面报道，每期推出关注文学现场的深度专题，或者现象级作家与特定主题作品的专辑，“实力”栏目选载代表文坛主流取向的海内外作家中短篇小说，“锋锐”关注有题材开拓性和形式探索性的新人新作以及类型文学和网络文学作品，“非虚构”栏目则是对小说类作品的补充。此外，还开设了“读大家”“书架”“行走”“肖像”“对话”“艺见”等更具主题性的栏目。

我想重点补充的是，文学期刊过去被定义为一种刊载作品的平台，但它同时也应该是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随着期刊作为作品刊载平台的意义逐渐弱化，有必要更加强调文学期刊特别是文学选刊的媒体属性，即成为有独特价值观、兼具信息整合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文学媒体，能帮助读者从浩如烟海的信息流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哪怕未来的传播格局继续变化，我们依然可以利用既有品牌转型成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为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加强介入文学现场的深度、广度与策划含量。2019年我们的一系列策划，包括“聚焦”栏目的年度盘点专题“请回答，2018”以及引起广泛讨论的“刘慈欣宇宙”，非虚构栏目的“女性书写小辑”等等，都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总之，我期待未来的《中华文学选刊》不仅能向读者提供特色鲜明、有阅读价值的文本，也能让读者通过这本小小的月刊感受到当代文学的多样性与丰沛活力。

◎海外华文作家研究

周励：穿越历史与现实的非虚构创作

艾　尤

周励

在海外华语文坛，周励既是知名作家、商务精英，又是探险家和文化旅人。1992年，她因纪实性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声名鹊起，这部“描述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一代人”的小说，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学生文学的经典，并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被广为讨论。然而，周励并没有让自己的文坛印象定格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于2006年发表《曼哈顿情商》之后，近期又推出了名为“非虚构”写作的探险纪实和文化散文系列。这些作品不仅彰显出双重文化身份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还渗透着其本人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理解。

如果说，漂泊感、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寻根”是周励早年作品的重要主题，那么其近期的作品中，已看不到这种移民者的身份困惑，周励转型为华文文学界书写探险报告文学的女作家。2012年至今，周励六次前往南北极，探访南极长城站和中国冰岛联合北极考察站，在北纬九十度的北冰洋冰泳，试图追寻百年前南极探险家的足迹，并将探险经历写成了《穿越百年，行走南北极》《攀登马特洪峰》《极光照耀雪龙英雄》等20余篇纪实散文，陆续在《文汇报》上发表，向海内外同胞讲述中国科考队员们令人动容的“南极精神”。

这些探险纪实散文是周励自我突破的尝试之作，这与她于海外生存打拼过程中所磨砺出的拼搏、挑战精神不谋而合。在《攀登马特洪峰》中，她将登山运动的起源、首支马特洪峰登顶队的传奇、马克·吐温与马特洪峰的因缘等，与自己的攀登经历相互穿插，展现了鲜明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在她看来，现当代的探险史不仅具有科考价值，还具有美学价值、精神价值，关乎个人意志、关乎国家实力、关乎人类文明。作者所涉足的绝境极地都蕴藏着无限危机，变幻莫测的气候、陡峭危滑的悬崖时刻挑战探险者的勇气和毅力，正可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唯有坚持者才能看到最美风景。

为什么要去极地？用周励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对一切与物质无关的事物的兴趣。一个人最大的财富，是血液里的激情；是心灵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是读万卷书、行走天下的勇气和理想。”除了探险，周励对世界各国文明的向往让她踏上了寻访人类历史的漫漫之旅。于是“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欧洲文化散文系列六寻八篇《寻找腓特烈大帝》《寻找路易十四太阳王》《寻找法国玛丽·安东奈特王后》等应运而生，这是其广泛的阅读视野与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发生的奇妙化学反应。

在“寻找”系列文化散文中，她实地涉足那些与西方启蒙历史有关的重要地点，通过时空变换以及话题引领，吸引读者追随她一步步探寻，设身处地地代入那个特殊情境，反思和检索历史的偶然和必然，通过一些看似琐碎日常的历史细节，串联起大的历史背景。她爬梳故纸堆和架构语言的能力令人佩服，纷繁众多的事例、名言信手拈来，以流畅自洽而又富有节奏感的语言勾连现实与历史，在凸显出人类历史文化耀眼之处的同时，又流露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及对当下的反思。

如何将个人与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始终是海外华人孜孜探索的一个主题。在“寻找”系列散文中，周励显然是有意为之地进行中外对比。以《寻找路易十四太阳王》为例，其中路易十四叱咤风云的生平，让周励想到同一时期的康熙，文中既有对潜在的历史走向分析的点睛之笔，也有对治乱规律的关注。

较之探险纪实与文化寻踪，《生命的奇异恩典》等访谈类散文则文笔流畅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人物的刻画和对话的重现，都让人如临其境。《生命的奇异恩典》从董鼎山先生的二三事谈起，用女性的细腻体验，以平易近人的语言娓娓道来，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进入到董公夫妇的日常生活，感受到董公夫妇惺惺相惜的爱情以及董先生无以复加的丧妻之痛，令读者动容。这种试图回到生活及其事实本身的非虚构，不仅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还在个人记事层面上创设出了文学性，使得极为普通的现实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审美呈现，并在隐隐散发的淡淡凄凉中展现了作者心系苍生的悲悯情怀与心怀大爱的理想主义。

周励一直强调其创作的非虚构性，强调文学对现实的介入、文学与现实的互动。无论探险纪实报告，抑或回忆性散文、文化之旅散文，都是具有鲜明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的创作。她以亲身经历写就的非虚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冒险精神且兼具历史情怀、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她用跨文化的视角来开放、包容地理解世界的历史与现实，那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社会价值的不懈追求，展现了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另一个面貌且独具文学价值。

◎创作谈

最动感情的一本书

严歌苓

《穗子的动物园》这本书从我对动物的思念到成书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可以说，我的童年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我的外婆和外公都特别爱动物。

我的爱犬叫壮壮，它走了，我老是忘不了，心伤很深，常常会在酒后流泪，想它。我把壮壮的故事讲给我的编辑听，编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可能就是治愈的过程吧。我就写了，编辑说你为什么不出一个集子呢，就写你养过的动物。所以后来一篇一篇，把所有我能回忆起来的，从童年、少年一直到中年、到现在我养过的动物，接触过的动物，邻居家养过的动物，婆婆家里的动物，我先生童年养过的动物，都写进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是我最真实的、最诚恳的、也最动感情的一本书，很多篇幅我都是含着眼泪写的。写完以后发现，这不就是我自己成长史旁边的一条平行线吗？书里的很多人物都承载着我们民族的记忆，而这些小动物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

我们对待动物要像对待我们的小朋友小伙伴一样，它们也是有心有灵的。我们身边还有这么多生命，动物也是生命，应该善待它们。

这本书的主人公应该是壮壮，壮壮是前年夏天走的。它有九条命，碰见野猪时没被咬死，得皮肤病没死，壮壮有好几次这种脱险的经历。我后来一直怀念它，觉得这个狗活得那么艰难，受了那么多苦，它应该多活两年。

因为这些故事是真的在我生活中发生过的，所以写这本书是自然地流淌，有很多真情在里面。我过去写的多是虚构的东西，只写过两三本散文，一本是《波西米亚楼》，写我留学的生活。还有一本《非洲手记》，写我在非洲的经历。第三本就是《穗子的动物园》，里面大部分是纪实的。虽然写得非常流畅，小动物也有很多非常不可思议的让你开心的地方，但也让你流了很多泪，也很艰难。最后我不希望写壮壮的死，壮壮走了，就这么一句话带过去算了，后来不行，我又一点点找回来，又开始写它死前的那些事。

我写这本书最大的难度就是怎么让自己在那么激动那么动感情的时候能收敛住这个感情，因为创作毕竟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能滥情。写任何东西，你再有感情，你都要冷静，让它处理成淡淡的，你不能丢掉自己作为一个写作的小说家的这种态度，这种距离感是最难的。

我写壮壮时写不下去，停了好多次，第一次1.4万字，再写1.7万字，就是一点一点地让自己能够完全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既感情饱满，又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这是写作最好的状态。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个状态。

我就是很感性地来讲一讲我的这些小动物们，我不认为它们真的死了，因为我相信万物有灵，灵是一个非物质的存在，我想我的父母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也需要这些小动物去陪伴他们。现在，那边似乎很热闹了。

严歌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红色经典融媒诵读会在京举行

本报电（文　一）为庆祝《文艺报》《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等主办的“初心与手迹——中国当代文学红色经典融媒诵读会”日前在京举行。整场活动以全媒体直播形式，面向全国广大观众，展示红色经典手稿及这些经典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经典作品所承载的永恒文学魅力。

此次直播活动基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今年9月举办的以“初心与手迹”为主题的“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大展展出的作品包括《青春之歌》《上甘岭》《新英雄儿女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等21部具有文学史价值、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高度的红色手稿。这些作品塑造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灵魂，其中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如小兵张嘎、阿诗玛、林道静、梁生宝等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镌刻了新中国建设者们的铮铮铁骨，铸就了中华儿女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的不屈脊梁。

作家马识途的外孙女安海涛、林杉的女儿李梅、李季之子李江夏、著名作家李洱、著名雕塑家李象群等作者亲属和文艺家及业界专家的诵读、点评、访谈，在还原作品诞生时代语境的同时，在新时代中赋予新的可解读价值。

整个融媒诵读直播，将手稿、作品、电影电视剧等衍生品一道呈现。部分作品除主场地之外，还设陕西西安、延安、重庆渣滓洞、新疆塔城等分会场，通过回归故事发生或创作之地，探寻作品创作年代的历史状况，挖掘经典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